

入党故事

回望初心,点亮征程

已是85岁高龄的老兵,仍清晰地记得1953年3月14日,在抗美援朝战场的—个坑道里,自己入党宣誓的情景,那天刚好是他17岁的生日。

当时阵地上的冰雪还没融化,但他胸中燃起的火焰,让他感到自己生命的春天已经到来了!

这名火线入党的战士,就是当年的“小号手”南启祥。

—

1948年秋的一天,12岁的南启祥被父亲南永安领着,来到中原野战军第1纵第2旅第5团,父亲找到团首长恳求:父子俩一同参军。父亲被分到团部当了一名炊事员,南启祥被破例收下分到通信连司号排,当了一名司号员。

南启祥是全团年龄最小的兵,吃饭时,排长喊:“先给小鬼盛一碗。”晚上睡觉前,班长给他端来一盆热水:“小鬼,泡脚啊。”连他起夜上厕所都有人陪着。参加战斗时,排长、班长和老兵们总是把他挡在身后……

一天晚上,南启祥做了一个梦,梦见死去的娘。娘在田野里燃起一片大火,烧着黑压压的蝗虫,喊着:“黑子,来烤一烤。”南启祥说:“娘,别叫我‘黑子’啦,大家喊我‘小鬼’,我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‘小鬼’!”

南启祥印象最深的是战前动员,指导员总会讲到一句话:“共产党员同志们,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!”

1948年底,南启祥跟随部队参加了围歼国民党军黄维兵团战役。12月的一天傍晚,他在安徽宿城双堆集村西面的高岗上吹响了冲锋号,连长和指导员带领全连官兵向驻在村子里的敌军冲去。敌人有两个排的兵力集中在一座油坊中,依托坚固的工事拼命抵抗,火力异常凶猛。部队要想前进,必须拔掉这个据点。连队选派了几名懂爆破的战士,每人背着五六个“炸药袋”往上冲。当时连队没有炸药包,官兵们就把干粮袋装上炸药,安上导火索,制成了爆破武器。这种“炸药袋”虽然简易可也实用,但导火索的引燃不如炸药包敏感快捷。在敌人密集火力的封锁下,爆破手们一个个奔上去,又一个倒下来。有的把“炸药袋”塞进了油坊,却点不着导火索,接连牺牲了六七位战友。就在这时,指导员孟昭身大喝一声:“卫生员,快给我拿一把剪子来!”卫生员急忙递上剪刀。南启祥正疑惑:要剪子干什么用?指导员已纵身跃了出去,他背着“炸药袋”匍匐前行,迅速接近了油坊。这一刻,南启祥紧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,只见指导员用剪子把“炸药袋”上的导火索剪短并直接点燃,瞬间就响起了“轰隆、轰隆”的巨响。一时间,火光冲天,浓烟滚滚,盘踞在油坊的敌军,死的死伤的伤。部队呼啸着冲了过去!

“指导员!快去救指导员呀!”南启祥喊叫着扑向油坊,他和几个战士在废墟和尸体中扒着、找着,最后在一个牛棚里把浑身是血的指导员找到了。那爆炸的强大气流把指导员推出去十几米远,他已昏死过去。大家赶紧把指导员抬往战地医院……

在全国战斗祝捷大会上,团长挥舞着拳头说:“指导员孟昭身同志是好的,他用那震天动地的一爆,吼响了共产党员的誓言!我们打仗既要靠勇敢,不怕死;还要有智慧,有本事!”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一碗面中的感念

■黄亚洲

总是说到面
先说热干面,炸酱面,现在
又说到,牛肉板面
都明白,二者指的是
武汉,北京
后者,指的是石家庄

记得,我们知青农场的时代
谁有不适,没啥
通知伙房,一碗病号面
面是药,面是恢复,面是活力
面里有火,面里有泪
一碗面端在手上,手会发抖

一碗面,一碗抱成一团的相助
中国小麦的,曲曲弯弯的韧劲
而筷子与面条,又总是构成
纪律严明的直角
一种品格被抻细了,让你品

热干面,炸酱面,牛肉板面
为这份热,为这份韧
我把泪擦了又擦

火线入党的小号手

■焦凡洪

二

那些天,南启祥的脑海里时常闪现着指导员纵身一跃的身影,他觉得身上的每根神经像那燃烧的导火索……后来他见着出院的孟昭身,热泪盈眶地说出了:“指导员,我要入党!”

部队向祖国大西南进军的路,南启祥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:他的父亲牺牲了。他记起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在福建莆田,父亲自豪地告诉儿子:他入党了!南启祥还想起父子俩入伍后每次相见,父亲常对他说的话:“号靠一口气,饭靠一炉火,命靠一种精神啊!”

想到再也见不到父亲了,泪水不知不觉地打湿了南启祥手中的军号,他在心底发誓:要为父亲和牺牲的战友们报仇!

1949年11月的一天,南启祥和战友们凌晨3点就从贵州毕节一个离赤水河30华里的村子出发了。部队原定过了赤水河休息,到了赤水河后,团首长突然得到情报:敌军一个团驻扎在四川叙永县城,随时准备逃跑。于是团首长决定全团连续奔袭直达叙永县,乘敌不备,把他们全部消灭。

战斗计划的改变,使得行军在一天之内一下子增加了120华里路程,官兵们甩开大步前行,13岁的南启祥只有小跑着才能跟上。刚开始,他还劲头十足,慢慢地就觉得双腿发软,上气不接下气。他就以父亲为榜样,鼓励自己:爹在行军时,不仅背着背包和干粮袋,肩还担着副炊事挑子,那该是多么的负重啊!他又摸了摸背着的军号:我死活都不能掉队,连长还等着我传达命令

现在,吃完它

我的最香的祖国

界江:冰冻的脚

■刘九流

最先出镜的是一双脚
厚厚的冰,像笨重的防护层
覆在外面,不得不用棍子敲打下来
这双冰冻的脚,很熟悉
一眼难以忘怀,再看时令人生疼
又是这双脚,在边关,在漠河之北
在军营的每一个角落,迅速走着
他们走着,对抗着巨大的寒冷
一退再退,层层累积,堆筑堡垒
零下30摄氏度,这是我
从未体验过的冷
一件衣裳,不到5分钟,就能成为铁衫
那双脚呢,肯定有
千万根骨刺针扎一样
我看见冷,从遥远的边关
穿过来,到我居住的南方小城
我的心不自觉地痛了一下

我看见,战士们脚下
巡逻的边境,祖国的边界
大雪已覆盖了界痕,而脚
又把它重新描出,清晰而深刻
冰冻的骨刺,挑不破战士的意志
他们下江凿冰,打捞,扶起
祖国的界线,任何时候都要醒目

呢!于是他觉得身上又有了力气。他就这样跑啊跑,从凌晨到上午、从下午到晚上,连水壶跑丢了都不知道,直到夜里十点钟,终于把那150华里的路程抛在了身后。

进攻号在叙永县城头吹响。南启祥握着一颗手榴弹跟着排长端了敌人一个营部。这一仗,全歼歼敌2000多人,受到野战军刘邓首长通令嘉奖。南启祥被评为全团“行军模范”。

部队休整时,南启祥找到连队文书郭天凤,不好意思地说:“求你件事儿,我不识字,请你帮我写一份入党申请书!”

三

从穿越赤水河到跨过鸭绿江,南启祥又奔向抗美援朝战场。1953年初,他随部队由朝鲜东海岸转移到西海岸,执行反敌登陆任务。这时,他被选调到新组建的第16军炮兵第328团轮训队当班长,并被列为党员发展对象,连队党支部决定由副指导员陈会杰对他进行重点培养。

部队驻扎的石砚洞地区是山区,地形复杂,当时潜入的敌特活动十分猖獗。一天,副指导员交给南启祥一项任务:由他带一个班去搞潜伏,抓捕敌特分子。副指导员说:“据上级掌握,这批特务是经过专门培训的,非常狡猾,团组织了几次抓捕行动还没有成果,你要多动脑筋。”这时,当年指导员孟昭身飞身炸据点的形象不禁在南启祥的脑海中浮现:那根导火索燃爆的不光是勇敢威力,还有智慧的能量啊!

他从全队挑选了11名战士,组成一支精干队伍。每天晚上出发前,他要求战士们每人只喝一碗胡辣汤,在鞋里垫上乌拉草,兜里再装几个辣椒,这主要是解决雪地潜伏冻伤、打瞌睡和上厕所的问题。

南启祥带领战士们,冒着零下七八摄氏度的严寒出发了。在雪窝里,他们一守就是一整夜。连续一星期,耳朵、鼻子上都留下了冻伤痕迹,但他们一直没有摸到敌特的影子。南启祥对大家说:“我们不能光靠地图指定的潜伏位置,要仔细把地形实地勘察一遍,对敌人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放过。”有的战士提示:“这可是方圆50多公里的山地呀!”南启祥说:“我们就是要啃下这块硬骨头!”于是,他们白天一个山头、一个山头地去侦察地形,研究分析敌特的活动范围,晚上有重点地进行设伏。

这天晚上,南启祥把人员编成3个小组隐蔽在山下一条三岔小路旁,这是他们野外潜伏的第14个黑夜。这天天气更冷,冻得脑门都疼,大家在雪地上咬紧牙关,瞪起警惕的眼睛死守着。第二天拂晓,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终于出现了。南启祥一个手势,战士们一起扑了上去……

这一抓捕行动有力地震慑了敌特的破坏活动,南启祥荣立了三等功。同时,副指导员还告诉他一个好消息:组织已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。那一天,南启祥独自登上一个山头,紧握拳头,放开喉咙,“嗷嗷嗷”地喊起了号谱。灿烂的阳光上,那满山的积雪都仿佛燃烧了起来……

3月14日上午,南启祥走进了连指挥所那条长20米、宽2.5米、高2米的坑道,滴水的顶棚闪着一盏马灯。火光映照在石壁上悬挂的党旗,把整个坑道染得红彤彤一片。在入党介绍人陈会杰的带领下,他庄严地举起了右手!

仪式刚结束,空中又响起了敌机的轰鸣。南启祥奔出洞口,迎着熊熊烈焰,向着火炮阵地,向着他的战位,又勇猛地奔跑起来……

作战靴,用更冰的水加固到脚上
成为脱不掉的铁蹄
我曾试过,一双失去知觉的脚
毫无痛感
只要这双脚在,哪怕只剩下信仰,也要用忠诚一遍遍烙热
热血循环,像温习誓言一样
为祖国巡逻

文学
作品

长城万里图(中国画)

郝 军作

长 征

第5107期

我与魏巍的战地情缘

■李治亭

感 念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那是1951年,我与魏巍同志一同在朝鲜战地,我任志愿军第26军战旗报社负责人,刚24岁。魏巍作为原总政治部派往朝鲜前线的部队文化工作者,来到第26军采访战地英雄事迹,他刚30岁,是一位血气方刚、才华出众的新闻记者。

人们也许还记得,1951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个年头,4月11日,《人民日报》在头版发表了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这篇文章,毛主席读后批示:“印发全军”。自此,“最可爱的人”便成为志愿军官兵的光荣称号,慰问“最可爱的人”信件雪片似的从祖国四面八方飞过鸭绿江,传遍朝鲜战地,魏巍的名字也由此传遍全国。后来,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入选中学语文课本,成为文学经典,影响了数代中国人。

这篇脍炙人口的名篇是怎样酝酿形成的?我追忆起当时的生动情景:

魏巍同志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、著名战地记者,曾亲自到朝鲜前线许多部队采访。他踏冰卧雪,穿过战地火线,迎着敌机轰炸扫射,忍着饥饿,来到了我所在的第26军军部机关,个别访问、读第26军出版的《战旗报》、翻阅战地传单、开座谈会。参加座谈会的有军里领导,有机关和营连干部。魏巍饶有兴趣地听取每个人的发言,他听得很投入,并不时地发问:“我们的战士在国外作战,为什么还这样英勇?”“是一种什么精神支持着战士们无私无畏?”“这一个问号,激起了我们的战士的思考:‘我们的战士是怎样的一种人?’“他们有一种什么样的人观、生死观、价值观?”

参加座谈会的入争先恐后地发表看法:“我们的战士面对着凶恶的敌人,英勇无畏,不怕苦,不怕死,是源于对伟大祖国的爱,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感情。”

“我们的战士,怀着伟大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思想感情,这是战无不胜的动力,是最本质的东西。”听着官兵们的发言,魏巍同志的眼睛炯炯有神,高兴极了,拍着大腿说:“找到感觉了,找到主题了!”

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这个故事是我从父亲那听来的。自从上大学选择当了一名国防生,听父亲讲边防故事,讲光荣传统,几乎成了我的一门必修课。

在黄海深处有一个小岛,小岛上有一个小哨所。哨所不光远离陆地,最要命的是自然环境极其恶劣。据说,狂风大作的天气,山上鸡蛋大小的石头,被风吹得能自己“飘移”。而执勤哨兵,需要就地抱起一块大石头才能“压住阵脚”。

20世纪50年代末,第一任哨长叫宋清,他带着哨兵攀索登山,搭棚作营房,垒石作哨所。从此,一茬茬官兵在没有路的情况下,硬是在悬崖峭壁的夹缝中凿出475个脚窝,形成了崎岖陡立的“通天道”。

志愿军战士的英雄事迹、英雄气魄太多了,太感人了。如何表达,从何写起?开始,他采访了20多个战例,后来压缩到5个,再后来又删掉两个,精选了3个最有代表性、最典型、最能说明本质的范例。

一个是壮烈的松骨峰战斗,汽油弹的火焰把阵地烧红了,把战士们身上烧着了,第38军第112师某连勇士们顶着火苗,向敌人扑去,把敌人抱住,让敌人也烧死;一个是在汉江北岸,一个青年战士,从被敌人飞机炸毁的房子里,冒着火救出已无父母的孩子;一个是战斗中,在防空洞里“一把炒面一把雪”,艰苦奋战的事迹。

如何把战士写得生动,不仅写英勇,还要写思想感情。当时大家深有感触地说:“如果写一次战斗,只写敌人炮火多么厉害,我们战士如何冲,一次又一次冲锋,不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必须写出英雄的高尚灵魂才行。”“如果把活的人写死了,把英雄的人写成机器,再出奇的事迹,也觉得不感人了。”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这篇文章有两段战斗和救人的描述:“这个连的阵地上,枪支完全摔碎了,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。烈士们的尸体,做着各种各样的姿势,有抱住敌人腰的,有抱住敌人头的,有卡住敌人脖子,把敌人捺倒在地上的,和敌人倒在一起,烧在一起……”

“呀!满屋子灰洞洞的烟,只能听见小孩哭,看不见人。我的眼也睁不开,脸烫的像刀割一般……只是在地上乱摸……才摸着一个小孩腿,我就一把抓着抱起来跳出门去。我一看……他穿着小短裤儿,光着两条小腿儿,小腿乱跳着,哇哇地哭……这时候,火更大了,墙上的纸也完全烧着了……扑灭身上的火苗,抱起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……”

上边引用的两段话,就是魏巍同志在一次朝鲜战地座谈会上,志愿军两个基层干部含着眼泪讲述的故事。

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这篇文章的形成,是志愿军战士崇高思想感情的结晶,是魏巍同志思想感情潮水的积淀,它时时在我心中荡漾。

“最可爱的人”这一称呼,成为抗美援朝时期的特定用语,它是和魏巍的名字连在一起的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战洪水、斗冰雪、抗地震、灭火灾等一幕幕的

金色小岛

■鲁 帅

训练之余,哨兵们从山下背来松软的泥土,在哨所周围围田。他们种的菜、栽的果树,被风吹没了,就再种再栽。终于,一棵棵果树在哨所扎下了根,一株株菜苗也在哨所安了家。

荒僻的哨所,越来越绿;哨所官兵的士气,越来越高。

哨所官兵现在居住的营房和岗楼,就是高云翔当代哨长时,带领5名战士整整背了7个多月的建筑材料,一砖一瓦建起来的。

建哨之初,因为背水难,每人每天只分一茶缸水。洗脸时,他们都不用肥皂,刷牙不用牙膏,洗脸水留下来洗衣服,洗完衣服的水用来洗脚,洗完脚的水最后浇树……

就是靠着这种拼搏精神,一代代官兵硬是把哨所建成了“海上堡垒”!

父亲讲完小岛上的故事,好长时间都没再说话。我不知道父亲又想到了什

英雄壮举,可歌可泣的人物业绩,对英雄们最高的赞誉就是“最可爱的人”,它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。

从战火硝烟中走过来的人,从血与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,更懂得友谊珍贵。

我与魏巍同志从1951年朝鲜战地相会、相知,长达半个多世纪。我们多次相见,每一次,我都能从他身上汲取营养,他的崇高品质,他的文学才能和睿智,他的散文意蕴和美感,都启迪着我,感染着我。

1961年7月,他时任《解放军文艺》副主编,我们在青岛金口路部队招待所一起写作一个多月,他当时正在写之后获得“茅盾文学奖”的长篇小说《东方》。那时,彭德怀已经受到批判,但他毫不顾忌,用他的心血去写,表达着对彭老总的敬慕之情。魏巍同志身子有些胖,在炎炎夏天,特别怕热,一写作起来,即使只穿着短裤、背心,身上汗水也直淌。每天中午饭后,我和他去海滨浴场,在海水里游泳成为他一大乐趣。后来他将写成的《东方》著作寄给我,还有他的散文《春天漫笔》,成为永久的纪念。

20世纪70年代,我任原济南军区《前卫报》报社社长期间,他作为《解放军文艺》副主编多次到军区文化部来指导工作。在招待所,我们叙述着多年的战友之情。他陆续出版了写抗日战争的著作《火凤凰》、写长征的著作《地球的红飘带》,都及时寄给了我,并谦虚地请我指正。每每看到他的墨迹,思念之情便油然而生。

1990年7月,我专程去北京看望了他。他住在原北京军区西山的一个幽静宿舍里,我们长谈了4个小时后,又一起用餐。他虽已是古稀之人,但仍精神旺盛,和蔼可亲,十分健谈。坐下后,他给了我两本文学杂志,其中有他写的一篇杂文和两篇短论。他说:“文艺工作者需要‘认母’,生活是源泉,人民是母亲。艺途无止境,但盼后来人。”他的这一论点,至今仍对当前文学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。

2002年,我撰写了55万字的《烽火人生》一书,请魏巍同志写个题词,他欣然答应,并题写了:“人民养育了战士,烈火锻造了纯钢。”

这个题词,正是魏巍同志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他一生为党和人民勤奋工作的真实写照。

么。也许,他是想用这个故事告诉我什么吧。

毕业后,我穿上了绿军装。置身在这英雄辈出的绿色方阵里,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紧迫感。

冬季野外驻训时,苦过、累过、受过皮肉伤,甚至还掉过眼泪,但我从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后悔过。也许是父亲讲过的那些故事在发酵,也许是父亲自身就为我树立了榜样,也许是方阵中那每一个绿色的身影,对我都形成了一种精神的激励。

于是,我一次次地擦干泪水,一次次地跌倒起立,一次次地跃进匍匐……我身穿的这身橄榄绿,在汗水的浸透和磨炼中逐渐有了成熟的颜色。

我告诉自己,在这银装素裹的天山脚下,要练就敢打必胜的杀敌本领,不要辜负自己心中的那个小岛。不仅如此,我还要给它再加固一层金色铠甲。